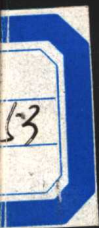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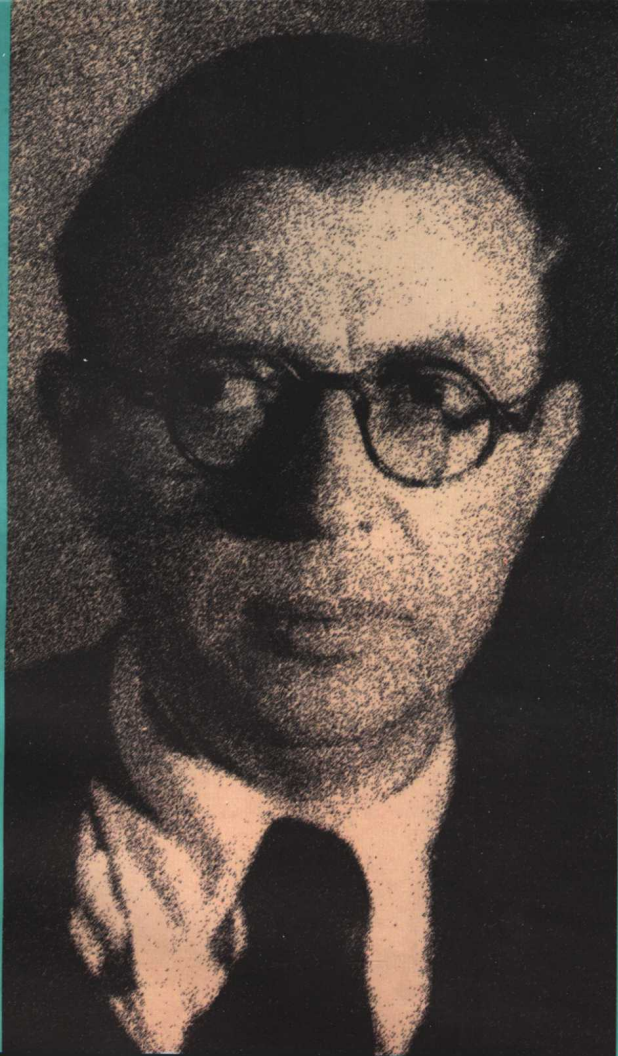


20世纪外国经典作家评传丛书

JEAN-PAUL SARTRE



萨特评传

杨昌龙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萨特评传

JEAN-PAUL SARTRE

杨昌龙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70 1005 10

萨特评传

著 作 者:杨昌龙

特邀编辑:张宪章

责任编辑:陈征一

封面设计:张妙夫

责任校对:王蓉蓉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25000
插 页	2
日 期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39-1296-9/I·1159
定 价	1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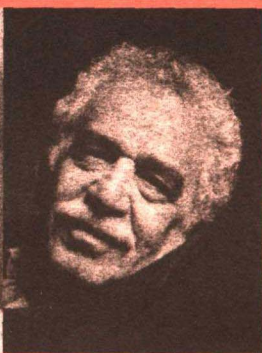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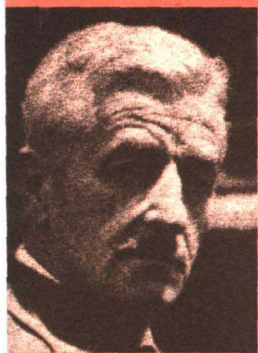
20 世纪外国经典作家评传丛书

主 编：吴元迈

编 委：黄宝生 韩耀成 李文俊 陈众议

沈念驹 宋兆霖 刘微亮

丛书策划：王雯雯 舒建华



总 序

吴元迈

在源远流长的人类文学史上,20世纪文学占有一个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位置。这是一个文学思潮流派蜂拥而起,异彩纷呈的文学世纪;也是一个文学思潮流派花开花落,更替频繁的文学世纪。

在这个世纪中,出现了一批各具特色,闻名遐迩的文学大家,他们以自己卓越的才华,不懈的努力,紧张的探索,独特的开拓,多角度和多方面地反映和表现了时代的风云、人的生存和命运,为丰富人类的文学宝库作出了巨大奉献。

20世纪的文学格局与19世纪不同,也与以往的各个世纪存在着很大差别。这是一个多极并存的文学世纪,每极时强时弱,时起时落;既相互对立,相互挑战;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不论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或其他“主义”,都不是 20 世纪文学的天涯海角。英国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戴维·洛奇 1981 年在回眸百年英国文学历程时,曾写道:20 世纪英国文学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分别成为英国 20 世纪文学不同阶段的主潮。洛奇的这一著名的“钟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 20 世纪很多国家的文学历程。

在 20 世纪的文学地图上,现实主义虽不像在 19 世纪那样“一统天下”,但是,以司汤达和巴尔扎克、萨克雷和狄更斯、普希金和托尔斯泰、马克·吐温等为代表的 19 世纪现实主义并没有终结。它在新的世纪中,随着现实的变化和发展,以新的观念、新的特征、新的倾向在继续向前行进,成为 20 世纪文学格局的重要一极;并且出现了一批享誉世界文坛的 20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如罗曼·罗兰、马丁·杜伽尔、法朗士、亨利·曼、托马斯·曼、伯尔、高尔斯华绥、萧伯纳、德莱塞、斯坦倍克、布宁、安德列耶夫、泰戈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他们敏感地反映了动荡不安的时代生活,有力地抨击了压迫者剥削者的残酷和丑恶;深刻地揭示了普通人的遭遇与命运。在艺术上,他们继承和发展了 19 世纪现实主义的叙述形式,对性格逻辑、环境氛围等作了多方面的描写,并广泛地采用了意识流、蒙太奇、荒诞、抽象、直接或间接的内心独白、神话、传说等现代表现手法。

20 世纪现实主义在形式和手法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对非现实主义诸流派的形式和手法的借鉴与吸纳,决不意味着现实主义的异化或危机,恰恰相反,这是现实主义的与时俱进。列宁

写道:随着每个时代的发现,甚至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更不用说人类的历史),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我想,这无疑包括文艺领域在内。布莱希特有一句名言:“关于文学形式,必须去问现实,而不是去问美学,也不是去问现实主义美学。”一句话,20世纪现实主义在形式和手法方面的革新和演变,乃是时代和生活使然。

在20世纪文学格局中,无产阶级文学或社会主义文学占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地位。它萌发于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血肉相连,是人类文学发展史上一种崭新的文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心由西欧转移到俄国,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异军突起,出现了以高尔基为代表的一批无产阶级作家。他们在创作方法上基本运用现实主义。但这是一种新型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或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它不仅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还讴歌和礼赞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而作的英勇斗争。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后,苏联文学便成了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导师和朋友”。在它的影响和推动下,无产阶级文学从欧洲逐渐发展到亚洲和美洲。20年代30年代是各国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在苏联,继高尔基之后出现了肖洛霍夫、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等著名代表者;在欧美,有一个被称为“红色30年代”、“向左转的十年”或“马克思主义化的十年”时期,并出现了一批无产阶级作家或左翼作家,如美国的里德和高尔德,法国的巴比塞和瓦扬-古久里,英国的特莱塞和巴克,德国的布莱希特和安娜·西格斯,丹麦的尼克索和基亚克,

日本的德永直和小林多喜二,以及我国的鲁迅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变,在欧亚两洲相继出现了十余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在文学上以苏联文学为师,奉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这个时期的世界社会主义文学,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学在内,几乎与世界资本主义文学平分秋色。这是 20 世纪文学地图上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然而,苏联文学和各国社会主义文学几乎都走了一条复杂而曲折的发展道路。直至 50 年代中期随着它们各自的社会出现了民主化进程以后,才得以逐步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不良倾向,冲破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清规戒律,诸如“无冲突论”等,借鉴和吸收现代主义的某些经验与成就,提出“开放的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放体系”的新思路,从而使社会主义文学的面貌为之一新。苏联的艾特玛托夫和民主德国的安娜·西格斯等,则是这一趋向最富代表性和最有成就的作家。80 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逐步面向西方,终于导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复存在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倾覆。这是 20 世纪震撼全球的事件。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文学也随之成为一种历史现象。20 世纪社会主义文学这一大起大落的曲折历程,将留给人们无尽的思考与探索。

现代主义像现实主义一样,是 20 世纪文学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它肇始于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的法国,是一个极为庞杂的文学现象,包括为数众多而又相互独立的许多流派,如象征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立方主义、抽象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存在主义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马拉美、

瓦莱里、叶芝、勃洛克、别雷、布勒东、卡夫卡、凯泽、恰佩克、斯特林堡、普鲁斯特、乔伊斯、艾略特、弗吉尼亚·伍尔夫、萨特、加缪等。

由于没有一个现代主义者对“现代主义”一词作过界定，因此围绕现代主义的争论一直未能止息。它的起止时间，它究竟包括哪些流派，它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等，至今存在歧见。“现代主义”一词的确太笼统，除表示“新”的和“现代”的以外，什么也没有表示。从历史角度看，它并无内容。

现代主义的每个流派都有自己一定的思想和艺术特点，其意义、价值、影响和存在时间都不一样；每个作家的经历和命运也都不相同。然而，现代主义的各个流派在哲学思想和文化历史等方面，却具有许多共同点。叔本华和尼采的非理性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论，胡塞尔的现象学，弗洛伊德和容格的精神分析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及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的哲学社会学思想，则是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思想基础。正是这些决定了现代主义关于世界和人的观念，使他们在创作中竭力地表现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对立和异化的关系。卡夫卡的创作在这方面是最富代表性的，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状态的一种象征。也正因为如此，现代主义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具有强烈的反传统性和反规范性，更多地使用象征、隐喻、时空颠倒、意识流、复杂多变的情绪与印象、潜意识、抽象、荒诞等。但是，现代主义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这些共同特点，并不排斥它的每一流派艺术探索的多样性和开创性。

应该说，一方面，现代主义独特地表现了19世纪末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经历的巨大动荡和精神危机，资产阶级群

体和个体意识之间的矛盾,并在艺术上开掘了不少新东西,这是它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另一方面,它的那种独特的审美表现并不全面,往往把复杂矛盾的社会进程抽象化,对人民大众的抗争视而不见,而其作品中所深深蕴含的虚无主义、个人主义、悲观主义等,则具有消极影响。

80 年代初,我国开始引进欧美文学界的“后现代主义”一词。什么是文学“后现代主义”,这是一个极有争议的问题。即使在欧美文学界关于它的起始时间,它的实质,它的代表作,统统都是有争议和没有确定性的。这是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至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后者是前者的继承和发展;有人认为后者是对前者的反拨和超越;有人则认为后者是前者的一个流派。总之,这是一个有待继续探索的问题。以上是我对 20 世纪文学的粗浅看法。

二

现在,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这套“20 世纪外国经典作家评传丛书”,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多年筹划和努力的结果,也是我国国内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多年辛勤耕耘并取得积极进展的体现。它的出版,标志着我国 20 世纪外国文学的研究和探索正在走向全面和深入;我国外国文学的出版事业正在走向新的开拓。这一学术工程的实施,无疑是外国文学界的一件盛事。

本丛书选取了 20 世纪外国文学中一批代表各种思潮流派,并具有世界声誉和影响的各国作家,诸如海明威、福克纳、萨特、圣琼·佩斯、叶芝、普鲁斯特、叶赛宁、加西亚·马尔克斯

等。它力求依据第一手材料,以我为主,在多年深入探讨的基础上,以作家评传的形式,从20世纪文学嬗变的广阔背景中,全面和客观地阐述每位作家的生活道路、创作历程、艺术世界及其在思想上和诗学上的独特成就与奉献。这对于我国读者和文学界来说,不仅具有巨大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也具有永久的借鉴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所使用或在欧美各国所使用的“经典作家”一词,都来源于拉丁文的“Classicus”,即“第一流”、“第一等”、“公认”之意;它相当于我国的“文学泰斗”一词,即在文学中有卓越成就而为人们所敬仰的作家。人类文学史表明,“文学经典”或“经典作家”的涵义,是变化着的和发展着的。它是一个动态概念。总的来说,每个文学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经典或经典作家。拿19世纪和20世纪来说,它们的文学经典或经典作家并不相同,不论在内容或形式方面,也不论在观念或主题方面;这是显而易见的,我在上面已经有所论及。然而,构成各个文学时代的经典的那些基本成分和必备品格,诸如高超的艺术和恒久的魅力,巨大的社会内容和历史深度,作品的多层次性和多方面性等,则是共同和不可或缺的。这意味着,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绝不会随着自己所属的那个时代的消失而成为过去,相反,其蕴含的客观真理,生活经验,道德力量,审美价值等,总是和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息息相连,具有千秋万代的生命力。所以,马克思写道:“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其实,不仅是古希腊的艺术作品和荷马的史诗“具有永久的魅力”,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和启迪,而且人类在各个历史时代所创造的卓越作品也是如此。歌德有一句名言:“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别林斯基写道:“普希金不是随着生命之消失而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而是要在社会的自觉中继续发展下去的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

我想,20 世纪的文学大家像莎士比亚和普希金一样,是“说不尽的”,他们属于“那些永远活着和运动着的现象之一”。

1999 年 12 月

序

评传，就是给传主画像，要描出他的生活史，更要绘出他的成就史。要涵盖传主的终生、全人，更需重点突出地传达出其成就和精神来，即所谓的形神兼备，以神为主。其实，“评传”二字本身，就包含着形神两方面的内容。“评”，主要指思想、成就评析；“传”，主要指生平历史轨迹。而无论是生平还是成就，都有其“史”的线索；同样，无论是成就还是生平，又都蕴含着内在精神。因此，所谓评传，就是成就和历史的融汇，精神和生平的结合。

作家评传，就是给作家画像。作家是以其作品为评价依据的，所以，在撰写作家评传时，必须突出其创作成就——把评述他们的文学作品置于中心地位。美国两位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和沃伦说：“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无论怎么说，毕竟只有作品能够判断我们对作家的生平、社会环境及其文学创作的全过

程所产生的兴趣是否正确。然而,奇怪的是,过去的文学史过分地关注文学的背景,对于作品本身的分析极不重视,反而把大量的精力消耗在对环境及背景的研究上……近年来,出现了与此相对的一种健康的倾向,那就是认识到,文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集中精力去分析研究实际的作品。”(韦勒克和沃伦合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5~146页)作家的价值,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作家的生命有限,作品的生命无限。作家活在他的作品中,他以作品为载体,使自己的生命成为永恒。因此,深入细致地评析和解读作品,就应当既是文学史,也是作家评传的中心内容。

二

在20世纪外国文学的经典作家行列中,不能没有萨特。1974年,萨特就对波伏瓦说过:“我会在20世纪获得一席之地。文学教科书会把我作为一个成功的作家提及。”(波伏瓦著,黄忠晶译《萨特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86页)今天,他在西方文坛上的代表性地位,也已为世界所公认,所以,为文学家萨特立传,全面、深入、准确地向中国读者介绍萨特其人其作,就成为有使命感的学人和出版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是,为文学家萨特写评传,既不同于为哲学家萨特写评传,也区别于为其他作家写评传。因为,它既要遵循文学家评传的规范章法,又要写出萨特的特殊性来。特点就是难点。那么,萨特的难点何在呢?我认为有以下两条。

一是哲理性。这是他不同于其他作家的主要标志。萨特是著名的存在主义文学家,也是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他要把自己对“人”的

存在主义理解,用文学形式传达出来,所以他成为存在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他的文学作品中,无不渗透着他的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人学主张。人学,便成为他的文学哲理性的集中体现。要探讨文学家萨特,就必须对萨特人学有深刻、准确的把握。既不能绕开它走,也不能浅尝辄止。

法国荒诞派作家加缪说过:“伟大的小说家都是哲学小说家,就是说是和主题作家对立的。”(加缪著,杜小真译《西西弗的神话》,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9页)加缪把小说家分为两大类:主题小说家和哲学小说家。他理解的“主题小说”,是以证明和图解为目的的小说,他认为这是“最可恨的”作品,如果可以称这类作家为哲学家的话,也是“可耻的哲学家”,因为他们常常以一种僵化的思想为满足,为一种绝对的理念所左右。而萨特,显然属于“哲学小说家”之列,站在“伟大的小说家”之中。

在萨特心目中,文学是他的终身事业,哲学是他文学创作的灵魂和内容。文学和哲学的共同对象是人,他将“人学”视为中介,将这两者密切联系了起来。他为了文学事业才去研究哲学的。他说过:“一个作家必须是一个哲学家。自从我认识到哲学是什么,哲学就成了对作家的根本要求。”(波伏瓦著,黄忠晶译《萨特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所以,他为自己开辟了一条文学新路,决心以文学为手段探讨和展现“人”的学问,这正是萨特这个特殊作家取得成功的秘密所在。因为萨特知道,一个作家,即以人的心灵和意识为探讨对象的艺术家的,不理解人的历史、人的现状、人的未来;不懂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关系;不深知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人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人的理性和非理性、人的个体性和群体性,以及人的自由、人的选择和人的责任,一句话,不穷通人的哲理,怎么能把生活中的人写活、写深、写出本真、写出新意?萨特把人

的微观和宏观、意识和行为、外在和内涵结合起来,即把文学和人学融为一体,这正是萨特能超越他人,独树一帜,获得举世瞩目的文学成就的主要原因,因此,它也是我为萨特撰写评传过程中始终关注的焦点之一。所以,我在评述萨特各种作品时,出于准确把握其人学哲理之魂,常对情节和人物,作较为深入细致的介绍,因为任何简单与粗略,都会导致肤浅和误解,不易领会其人学哲理之精义。

二是整体性。熟悉萨特的人都知道,不从整体上把握这个作家,想对他的“个体”创作作出准确评价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对于其他现实主义作家的某一部作品,或许可以单独地进行评论,而对于萨特则完全不能。不理解萨特的人学哲理,不懂得萨特的文论主张,不掌握萨特的全部创作历史,只想习以为常地、想当然式地从事评判,必然出错,说外行话。顶多,也不过是隔靴搔痒,评不到点子上。正如萨特自己讲的:“小说、剧本、论文,我的每一作品都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方面,只有当我结束这个整体的工作时,人们才能真正评价出某一作品的含义。”(米歇尔·贡塔等编《萨特著作目录及提要》,见萨特著、潘培庆译《词语》,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56页)我们研究一个作家,总是从局部开始,从研读“个体”——某一作品入门,对于萨特,当然也不例外。但是,要想真正领略萨特某一作品的深义,就非得读过他的全部(至少是大部分)的重要著作不可。等你回过头来,怀着极大兴趣再重读某一部作品时,你才有豁然开朗之感。这是我二十年来探讨萨特的真实体会和感受。

三

从1979年开始,萨特就进入了我的视界,我目标明确地把他定

位在我学术研究的“靶子”上。但是，萨特是个复杂且有争议的作家，这使本来就艰难的萨特研究变得更为棘手。其间，有朋友劝我：“你何苦给自己找这个苦差事？”的确，它属于那种投入大，见效慢，甚至可能费力不讨好的课题。尽管我对此早有思想准备，但仍因对其难度估计不足而常感苦不堪言。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治环境愈来愈宽松，学术空气愈来愈自由，为实事求是、科学合理地研究萨特，为见仁见智、各抒己见地解读萨特提供了良好的氛围，使我不仅没有轻言放弃，而且更加执著与专注。1986年，我受国家教委派遣，到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任教，这为我研究萨特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教学之余，我收集资料，采撷信息；我经常到萨特常走的蒙巴尔纳斯大街去溜达，多次到萨特与波伏瓦墓前去凭吊；我寻找着与他息息相通的时代脉搏，也感受着滋养他的巴黎文化；我体验，我思考，我理解，我吸纳。1988年末，带着对萨特的酝酿和积累，带着对法国文化艺术的感受和思考，也带着一大堆书籍与资料，我回到国内，开始了新一轮萨特研究。1995年，该课题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列入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从精神到物质，都给我以极大鼓励与支持，我更潜心地投入其中。我在解读中消化着萨特，也在批判中吸收着萨特，甚至，我是用从萨特人学中获取的力量，来攻克萨特这座堡垒的。1997年，我完成了《存在主义的艺术人学——论文学家萨特》（1998年10月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手中的这本《萨特评传》为我的萨特研究暂且画上了一个句号。

在每个熟悉或研究萨特的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理解的萨特。但是，文学家萨特，应当有他的客观真实。我虽然竭尽全力，力求与这个客观真实重合，但仍不敢奢望这幅萨特“画像”达到“惟肖”水平。我想，它最终仍然只是我心目中的那个萨特。萨特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决定了解读他、探讨他的长期性。倘若这部评传能成为引玉之砖，和